

# 回憶在心中

陳秀銀／比利時旅比中山學校教師

## 緣起

一個人要在什麼時間什麼環境做什麼事，似乎是可以預測的。在二千零五年的夏天，我參加了由僑務委員會主辦，國立教育研究院籌備處協辦的全球海外華文教師研習營。在這為期三個星期的研習中，我可以暫時撇開日常瑣事（註：因為飲食起居及研習課程已安排好），專心回到學生身份，溫習我荒廢多時的教育理論及吸收教育新知，也結識了來自歐非加日韓泰各國的同行，我們彼此約定要為這次的研習留下痕跡，我也就順理成章坐在電腦前，開始我這顛顛簸簸的文字之旅。

## 因緣

回想在一九七七年的夏天，我剛興奮地告訴母親，我已考上當時北一女、女師專及台北工專三所學校時，馬上由母親憂慮的眼神中，讀到女師專是我唯一可能的機會（註：當時的師專，學費食宿全免每個月還有兩百塊的零用金），我雖然有些自嘆家庭環境的困難，但也頗能體諒父母生活的壓力，於是在開學的第一天，由母親陪伴搭早上五點半的慢車，在下午兩點向女師專報到，也從此開始了我學習如何當一位老師的學生生涯。

## 善緣

現在回想起來，我十分感激師專五年教導過我的老師，有一

部分的老師是由大陸來的，他們跟隨國民政府的腳步，落腳台灣，教起台灣的子弟。

記得當時的歷史老師對時事無限感慨，不管在上哪一階段的歷史，總會以八年抗戰的故事結尾。

國語正音課的老師來自北京，總為我們這一群台灣學生發音不準而咯咯笑，美勞組的老師們啟發了我對美學的熱愛，音樂老師們讓我知道美好的樂音並不會拒絕窮學生，我對文學的著迷也在那時候開始，這五年的師專生活雖平淡卻也充實。

專四那一年，我曾失落，眼見國中同學得意於大學生活，我曾自卑地躲了一整年，唯有繪畫、音樂、文學可以安慰我那脆弱單薄的學子情，想像著未來，在粉筆灰夢討飯吃的情景，咀嚼著對前途茫然的無奈，我會當什麼樣的老師呢？！

## 孩子緣

師專畢業後，我被分發到內湖潭美國小，我和幾位學姐在光復南路合租一層公寓，每天搭公車到學校教書，第一年校長派給我五年級的學生，我從中領會到教書的樂趣，我認真與孩子分享我所知道的一切，也想辦法讓課程不枯燥，我想我有幾分的孩子緣，大部分的孩子也喜歡我，所以當資深的老師強調該對學生如何下馬威時，我也就置之一笑擱之不理了。

老師偶爾是會偏心的，我總是十分憐惜書讀得好家境清寒的學生，看到他們，就像是看到我自己。

一個熱愛書本，卻不願為金錢打倒的學子，我總盡量幫助他們，看到他們有所進步，難掩心中的滿足。

自此之後，我總認定教師是一份助人的工作，助人之樂，樂無窮！

在潭美的第二年，我考上臺灣師大夜間部衛生教育學系（註：完成大學學業一直是我的心願），所以有四年的時間我白天教書，晚上讀書，我並非特別勤奮，只是跟隨當時的風氣罷了。

當時師大的教授們常常懷念教育界的老前輩劉真先生，說他克勤克儉，愛護學生，以身作則，他的近乎完美的典範，讓我感到汗顏，也讓我對教育這一行，重拾信心，我雖無緣親臨受教，但讀了他的幾本著作及聆聽教授們對他的讚揚，他的大我無私的精神號召了我這表面上滿意，心地裡不平的教育界的弱兵。

當一個人把自己雕琢完美時，他的影響力是無遠弗屆的。

夜大畢業後，我的薪水跳兩級，我除了自己生活外，也拿點回報我父母，看到父母安慰的嘴角，心頭上的滿足無法形容，我向我自己發誓，要盡全力出人頭地，不管如何，光耀門面仍是我奉守的家規。

小學老師工作穩定，所謂的鐵飯碗。在社會上又能得到相當程度的尊重，我應該滿足了，但有一顆心蠢蠢欲動，你不該停留在小學，要走出來，看看更廣大的世界。有的老師往行政之路，考主任考校長，我自問行政非我專長，我只想再回到大學重享學生生活。所以小學教了七年之後，我以師專生服務期滿五年的身份申請師大英語系日間部，從二年級讀起，揮別了小學，我捨不得同事們的友情及小孩子可愛的笑容，但人生另外一階段的學業正緊鑼密鼓等待著我去完成，鑼鼓一響，我的腳步也加快了。

## 師大緣

我辭掉小學老師的工作，搬到師大宿舍，白天除了修大二的課程外，還必須補修大一的課，加上晚上的家教，日子過得充實但疲憊。好幾次期末考，都是在病中渡過的，三年的大學生活除了讀書賺錢外，似乎乏善可陳，總共在師大讀了七年書，算起來也是不短的時間。

我的英語本來是三腳貓的程度，在這裡進步很多，以前在師專時，專一到專三，英語課一星期兩小時，實在不夠，加上專四及專五就沒有英文課，何況畢業工作已七年，對課本也起陌生，要跟剛從各個明星高中考進來的年輕人一起讀書，除了要有一點臉皮，也要有勇氣，更要努力。

## 語緣

師大英語系是培育英語師資的地方，要求學生在畢業前對英語在聽說讀寫四項能力上，能有相當程度的掌握，我們同學中有人說得好寫較差，也有人開口困難，但下筆如神，少數幾人，樣樣表現出色。我本來個性靦腆，不善表達，尤其當眾演說時，常會心跳加快，把準備的稿子忘得一乾二淨，兩三次下台後的懊惱幾乎淹沒了所存不多的自信，難道我就必須栽在這裡嗎？不甘心的我下定決心鍛鍊自己的口語表達能力，我從一個在課堂上安靜不發問的學生，轉變成有疑處必問，每堂課至少提出一個在課前準備的問題，進一步要求自己必須回答上課老師提的問題，胡適先生說的，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當時成爲我恪遵不渝的圭臬。

師大三年我已磨鍊出基本的表達能力，除了在說方面特意磨鍊自己外，我也努力在聽讀寫這三方面下功夫，我開始重視自己

的一言一字，對英語就因為要求完美，不知不覺已種下對語言的愛好的種子，以後要靠這行吃飯，怎能不小心灌溉培植呢！

## 緣定比利時

在師大讀英語系時，我認識了我現在的先生，他是比利時人。愛好旅行，他由遙遠的國度漂泊到臺灣來，我們在師大的法文中心認識，這一認識，大大地改變了我往後的路，一個人的一生走來，常常有驚奇，異國婚姻可以算是其中的一種吧！

我們結婚後，兩個女兒相繼出生，我擔任雲林縣雲林國中的英語老師，他留在台北教法文，婚後幾年，我先生想回到他自己的國家，我也對當時的教育制度感到無耐，就這樣我辭掉了在國中的教書工作，帶了兩個女兒，在先生的鼓勵下，一起到那個馬鈴薯吃得比白米多的地方，重起爐灶。天啊！那個地方通行的語言是法文荷蘭文及德文，我必須重頭學，到比利時的第一年，我除了學習語言外，就是要找一份工作，在消費高的比利時，單薪家庭生活是不易維持的，我必須為家庭另闢財源，什麼樣的工作我都願意做，只要能賺到錢，讓孩子的生活無憂，我也就無怨了！

## 投緣旅比中山學校

我於兩千零一年進入旅比中山學校教中文，至今整整四年，這學校位於比利時的首都布魯塞爾的市中心，成立至今已有四十年的歷史，當初是由一群熱心教育的華僑，在忙碌的餐廳工作之外，想給孩子一個學習中文的地方，因而設立。一開始學生才六七人，老師一位，漸漸地發展成目前有學生兩百人，老師七位的規模，學校每星期六星期日上課，上課時間從早上十點到下午三點半，學生往往不願意到校，理由很簡單，別的孩子上課五天，

週末便可休息放鬆，而他們卻需要在週末花時間讀一種世界公認難學的語言，老師跟學生在這樣不利的環境下，雙雙受到考驗，這樣的中文教學在考驗老師是否能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及打好中文的基礎，同時也在考驗學生能否按捺住愛玩的心，為自己多準備一種語言能力。

跟以前在臺灣教書相比，教學環境差異很大，學生對象也不同，我雖擁有在臺灣十四年的教學經驗，卻絲毫不敢大意，就像我的法文一樣，一切重新，我又當起學生來了，來學法文及如何教好中文。

## 半生緣

這上半輩子幾乎沒離開過學校，不是當學生，就是當老師。不是教人，就是學習，這中間的酸甜苦辣只有自己最清楚。

往後的下半輩子希望是一步一腳印，用心耕耘生活中的一分一秒，若能幫助學生，造福社會，乃我人生一大快事也。

## 緣落

寫完此稿，三週的研習會也接近尾聲，很快我又要揮別臺灣，回到比利時，這三週的學習，讓我知道學無止境，學海無涯，教學要有愛心，更要有技巧。儘管我已不再是年輕的莘莘學子，我仍然努力學習，我想努力耕耘的人，終該有報酬的，不過，不一定需要是現在但我在等待。